



# 数胳膊

□黎强

还记得小时候“数胳膊”(lu ó)吗?

穿大街过小巷滚铁环的一群小崽儿,一个个脸蛋绯红,显得有些疲惫,齐刷刷地散坐在老宅院的石门槛上,挤油渣似的。这个说着伙伴莽子的铁环差劲,一路跌跌撞撞跟不上队伍;那个说着发小猴子的耐力不行,跑个百十米的上坡都要喘气歇几稍。小崽儿们你说我说,都在显示自己铁环的漂亮,奔跑的耐力最好。反正就是自己霸道提劲,甩别人几条街。说来说去,肚子咕咕叫了。领头的大哥哥怂恿最小的伙伴回家去找点零食香香嘴,一把沙炒胡豆豌豆由大哥哥平均分配给所有娃儿,吃得牙齿磕磕响。

小崽儿们明显困倦了,话也少了。

还是大哥哥脑壳灵光,说:“我们来数胳膊,胳膊多的弹胳膊少的脑瓜崩,要得不?”娃儿们正愁没得耍事玩法,精神头一下子来了,把十指在衣服裤儿上揩几下,开始了游戏。

娃儿们分成三两组,一边嘴上念着童谣“一胳膊穷,二胳膊富,三胳膊四胳膊开当铺”,一边抓过小伙伴的手,认真甄别着是“箩筐”或“篾筐”,箩筐越多,表示越富。反之,篾筐越多,表示越穷。大概是箩筐比篾筐装得多的意思吧,所以娃儿们都想自己的十个指头的指纹都是“箩筐”的纹路,这样就能够逃脱被对手弹“脑瓜崩”。

这组娃儿还没有验出结果分出输赢,就听见皂角树下传来惊瓜瓜的哭声。原来,小伙伴黑娃的十个指纹仅有一个“箩筐”,被对手弹在额头上的脑瓜崩弄得生痛,受不了,忍不住憋出了哭腔。此刻,还是大哥哥毛子站出来,定下

规矩:“不准弹额头,只能弹拳头。”刚刚被弹了额头的黑娃怒气冲冲发泄了一通:“啥子哟?咋先不宣布规矩哟?我遭了冤枉,要弹回来。”吓得弹他脑瓜崩的娃儿一溜烟跑出院子,黑娃把眼晴水一抹,追着就出去了。

原以为黑娃追上小伙伴会把“脑瓜崩”弹回来,殊不知一群娃儿尾随出去,看到小伙伴与黑娃亲密地坐在街沿屋檐下,正用口水为药,替黑娃揉着略有红肿带青的额头,那情形与亲亲的两兄弟无异。

“数胳膊”还有一种玩法,不痛不痒的,却会把带“篾筐”的指头涂得一塌糊涂的。小伙伴围在一起,各自拿着圆珠笔,发现指纹是“篾筐”的,就用圆珠笔使劲涂抹,直到手指头的圆芯液都黏黏欲滴的状态才住手。这种玩法的兴趣点在于让小伙伴回家用肥皂洗手,要洗很多遍才可能洗得干净。特别是被涂抹手指

的娃儿回家被大人训斥,其他的娃儿则高兴得不行了,冲着被训斥的娃儿做鬼脸儿,嘴上还叽里哇啦地唱着什么、说着什么。

男孩子是不与女孩子玩“数胳膊”的。一是怕被左邻右舍的男娃娃笑话,说自己“妹兮兮的”,二是缘于女孩子爱干净、怕痛。圆珠笔芯涂抹在女孩子手上,终究是弄脏了女孩子的手,心意上过不去。再则女孩子一双纤纤细手,又哪能承受得了男孩子的“弹崩崩”哟,男孩子是不忍心这样去玩的。这也许就是男孩子们从小萌生在心底的小男子汉气概吧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# 春兰朵朵开

□向军

从寨子后面的丛林钻出来,我手里多了一把娇艳欲滴的兰花。

为了这些收获,我脸上、耳朵、手背被荆棘划了好几道血印,衣服和书包也被刮了几道伤痕,可我毫不在乎。我盘算着,回家后给母亲和妹妹的辫子别上几朵,剩下的插进两个装满清水的罐头瓶,一瓶置于堂屋的八仙桌上,一瓶置于床头的柜子上。想到一屋子将弥漫着馥郁的香气,心里的滋味别提有多美。

当我脚下生风回到家时,看到母亲呆坐在屋檐的条石上在低声抽泣……

“母,哪个了?”我赶紧上前,半跪着扶住母亲问。母亲摇摇头,没有回答。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,又轻轻摇了摇母亲的肩膀。良久,母亲努力止住身体的颤抖,用手背揩去眼泪和鼻

涕,顿了顿说,“娃儿,‘黑棒’……”

我心口像被赶牛的鞭子狠狠抽了一下,“啥?”“‘黑棒’……死了!”母亲带着哭腔重复了一遍。

我脑子嗡地一声,丢下书包和手里的兰花冲向猪圈——

杀年猪后,母亲选择了一个好天气,爬了一天的山,到寨子后山的石峡子,出高价买回了刚满月的“黑棒”。母亲如获至宝,打着火把背着“黑棒”赶路,到家时已是深夜,尽管累得精疲力尽,但她心里高兴。因为,从第一眼相中到付钱后抱进背篓,再到几十里山路的颠簸,它像一个乖顺的孩子,不哭不闹。尤其进入我家以来,它不辜负大家的精心饲养,个头噌噌地往上长,不足三个月就达到了百多斤。“黑棒”是我家喂猪史上最好喂养、长得最快的猪仔。按当时的生长速度,母亲计划喂养到八月就可以达到两三百斤,到时卖了,可以抽一部分钱给每人添一件新衣,买双越冬的新鞋,再花一部分

钱买一头架子猪喂到过年。

希望寄托于“黑棒”身上。每个家庭成员都格外珍视它,只要有时间,就赶它到寨子周围的空地放养。没想到那天放养时,“黑棒”误食了寨民撒在菜地里的灭鼠药,不到一个时辰就药性发作,抽搐一阵后倒地死亡。

“黑棒”突然死亡,全家人一年的希望破灭,这让母亲伤心至极,也让我愤恨撒灭鼠药的人。我欲提梭镖去找人算账,却被母亲死死拦住。母亲一向是个隐忍的人,她绝不容许我干任何出格的事。她甚至威胁,如果去找撒灭鼠药的人闹事,就死给我看。为打消我心中的怨恨,母亲抹去脸上的眼泪,发动我和她一起把“黑棒”抬到寨子后面的山林里,挖了一个深坑掩埋了。处理“黑棒”尸体时,我泪眼婆娑,一言未发,愤恨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。我暗自思忖:不能就这么算了,一定要加倍报复!

回到家,我偷偷把母亲藏在墙洞里的灭鼠药找出来,欲拌上玉米撒到对方的鸡舍和猪圈周边。母亲见状,严厉地制止了

我,并称如果我一意孤行,真要做伤天害理的事,她就把灭鼠药吃了向天谢罪。

母亲郑重其事地告诫我:“儿子,做人做事要见得光,当善良人、老实人,是为后人积福。”她还说,只要她在一天,就不准我做昧良心的事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对母亲的做法十分不解。甚至,我鄙视她是懦弱无能、胆小怕事的妇人见识……

几十年来的风雨洗礼,生活的哲学让我不得不低下倔强的头颅,无数鲜活的事实告诉我,没有上过学的母亲,是多么有远见卓识。

又是春兰盛开的季节。年近八旬的母亲惦念老家,借回乡下走亲戚的机会,不顾腿脚疼痛,在丛林里采到一束兰花,带回插到装满清水的玻璃瓶里,置于客厅的茶几上,整个屋子,弥漫着清雅的香气,加之她亲切地欢迎每个来访的客人,这氛围,让我想起孔子的诗句:“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,即与之化矣。”

(作者系重庆新闻传媒作协副秘书长)

# 特殊的旅游团

□周成芳

十多年前,我在重庆中心城区做导游,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。游客们来去匆匆,难以留下深刻印象,却有一个特殊的旅游团,让我至今难以忘却。

那是一个略带寒意的深秋,我带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团队游长江三峡。游客来自上海闸北区。称其特殊,是因为除领队外,其余21位全是残疾人。

为能饱览长江三峡的美景,他们从上海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才抵达重庆城。他们带上行李也很特别,除日常用品外,还有拐杖以及几个大轮椅。

业内人士清楚这样的团队不仅责任重大,更会影响自身的收入。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来说,那些可增加导游收入的项目,如白帝城、三峡大坝、神龙溪等自费景点的游览都会泡汤。旅行社负责人担心我拒接团队,特别承诺以后不会亏待我。其实我并不在意,尤其是得知他们经过重重困难才能圆一次旅游梦,更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。

游船在长江上缓缓前行。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,广播通知前方即将抵达丰都港。团友们顿时兴奋起来,一个个将头伸出舱室外,恨不得游船立刻靠岸,尽快下船游览三峡游的第一个景点——丰都鬼城。

丰都鬼城坐落在名山上。那位截肢的团友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艰难地坐索道上山,可下索道后还需要步行很长一段石梯才能到达核心景区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挥手和其他团友暂时道别,叮嘱他们要玩得开心愉快,看到稀奇的景观回来讲给他听听。他一直坐在石椅上东瞧瞧、西望望,山间的一草一木都看不够似的。我提醒他注意安全事项,他回给我一个灿烂的笑脸:“导游辛苦了!”声音很浑厚。

那位双目失明的小伙子被两名聋哑人搀扶着。他个子高高的,穿着深蓝色大衣,戴着墨镜,看起来还挺酷的。他一路上都在和其他团友开玩笑,主动跟我提及眼睛的事,怪自己小时候太调皮,玩什么不好,非要去玩别人丢掉的炸药包。不然这么英俊的一张脸,家里的门槛早就被某人踏破了。

巫山小三峡需要换乘小船游览,那位身强力壮的聋哑人背起截肢的团友登上小游船。两岸峡谷雄奇险峻,巫山红叶开满了山。截肢的团友一边观景,一边绘声绘色地为盲人团友描述景观,同时又和聋哑团友不停地比画手势。

两天的游览行程中,他们经历重重困难,却一直谈笑风生,小小的旅游团更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。

我的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。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健全的身体,我们却常常无病呻吟,抱怨生活的不公平。眼前这些身体不幸残疾的团友却能乐观地面对生活,坦然接受命运的挑战,对美丽的大自然倾注无比的热爱。

那个团队,我没有从他们的身上多赚一分钱,内心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富足。我收获的是一种鼓舞,一种热爱,更是一种引人向上的力量。那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。

游船抵达宜昌港,团友们又互相帮衬着顺利到达码头。按照行程安排,他们将登上前往武汉的大巴车,再经武汉坐火车返回上海。

车子启动了,我不停地挥舞着双手向他们告别。那一刻,我眼睛有些湿润了,突然感到难分难舍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

## 能懂的诗

### 惊蛰(外一首) □张守刚

是该惊醒了  
蛰伏了那么久的虫鸣

山水草木都在慢慢醒来  
它们习惯了虫鸟的弹奏  
习惯了自然界发出的所有声音  
包括溪流的萌动和跳跃

和时令有关  
惊蛰真的就来了  
大地上所有懵懂的事物  
都准备好了心跳

### 兑换

用二两储存的微风  
兑换即将开放的桃花  
是我在这个春天  
做得最有意思的事情

站在桃树下  
从它的根部慢慢抬起头  
树干到枝梢  
最初正在萌发的芽  
转眼就是骨朵

目光往上攀爬  
第二场春雨湿漉漉的  
她用盈盈泪水  
兑换出遍地桃花  
把一个偌大的三月  
羞得姹紫嫣红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# 惊蛰的礼物 □朱阳夏

冬极识时务地藏起阴郁无情的脸  
知道一切都不可阻挡  
立春过了,雨水过了  
惊蛰雀跃而至  
兴奋地跟万物诉衷肠  
谁还能冷若冰霜  
无视她带来的众多礼物  
比如桃花的笑颜,种子的顽皮,  
黄鹂的欢歌,虫豸的轻吟

这世间究竟在期待什么  
谁的眼中都有一颗名为憧憬的星星闪烁  
把心扉剖开来,屏息倾听,  
只为那个尘埃落定

春日的第一声雷鸣洋洋洒洒奔来  
耳中灌满铿锵顿挫的音律  
涌动,春潮听见了声声召唤  
不顾一切地涌动  
每一寸土地开始嘶力竭地尖叫  
那是憋闷了一整个冬日的呐喊  
平复冻伤的裂口  
欠伸,舒展,新生,扬眉吐气

天时地利人和悉数就位  
望着已然播下的希望  
春雨喜极而泣  
自此,委屈与心酸  
烟消云散
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